

# 拜閱「中華世紀與王道文化對我振興民族之啟示」大作的讀後感想

詹華如

尊敬的李發強先生：

你好！問候陳玲美先生好！代問謝松泉先生好。

來信收到，一再展閱。回信想談談學習體會，能捧讀先生的宏文大作《中華世紀與王道文化對我振興民族之啟示》——為辛亥革命一世紀、民國建國一百年許願》，此乃三生有幸，有如醍醐灌頂。所謂宏文，即論旨高遠，內容豐富，觀點新銳深刻。還有篇幅之長，架構之大，為我所少見。先生以八十九歲高齡，為謀我中華民族的發展之命運、前途，為廿一世紀為中華世紀而嘔心瀝血，辛勤筆耕，精神感天動地，這本身就是文化奇蹟。高山仰止！我謹以一棗陽鄉親和讀者的名義，向先生——我心中的文化學者致以崇高的敬意！

關於「王道文化」與振興中華民族、實現兩岸和平統一，並創中華世紀的論題，我是第一次接觸到，感到新奇。我對中華傳統文化學習不多，對「王道文化」所知更少，先生的宏文讓我長了見識，開了眼界。即便寫點學習心得，也自覺不能勝任，為了督促自己，於是決定寫幾行粗淺的文字。

先生的宏文，梳理了近三千年中華文化發展脈絡，並引證了西方的文化成果，從四書五經講到文藝復興視野萬里，縱橫古今，論證嚴密。讀之，如入大觀園之中，目不暇接，美不勝收。全文重點論述二十一世紀為中國世紀的兩大問題，即：中華世紀與王道文化的關係；和平發展與民族前途的聯繫。開頭的「時代考驗民族」與結束的「民族創造時代」，首尾呼應，天衣無縫，虎頭與龍尾猶二山

並立。文章中，恰似熊腰之豐富，之厚實，層層遞進，節節出勝。先生以大量的文化典籍，中國古今的經驗教訓和一些名人的言論為依據，加以組織論證，提煉觀點，水到渠成，讓我品味到文化的瓊漿，沐浴到智慧的甘霖，激起我壯闊的胸懷！

先生對張載提出的「四為」即歷史擔當精神作了詮釋，提出「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，並以中華王道文化開創二十一世紀為中華世紀的主張」，托出一個宏大的命題。

在這一命題下，我想應如先生倡導的，由台灣領頭，促兩岸共同參與，以建立文化強國才成。去年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，開始把文化作為戰略問題列入黨和政府的議事日程。大半年過去了，仍是外緊內鬆。外緊指大力在外國興辦孔子學院；內鬆，指對傳統文化的學習、研究和宣傳缺少沸點。我還算是個勤奮的讀者，在大陸的報刊上，很難見到學習和研究中華傳統文化的版面。山東辦有一個刊物，叫《孔子研究》，是學術性的，普及性的尚未談到。《光明日報》主要面向知識份子，闢有一個

國學版，一週僅出一期。中央電視台辦了一個《百家講壇》，偶爾講到國學。大陸政府拿錢到外國大辦孔子學院，熱火朝天，不知為何如此冷落自己？

一九四九年後的幾十年歷史之證明，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勢，就會帶來中華文化的生態弱勢。毛澤東反對崇洋媚外，其實馬克思主義就是西方文化之一種，學習是可以的，為什麼把中國人自己的本土文化給擠得幾乎沒了地位？馬克思主義屬於意識形態，在高層是需要的，但要十幾億國民天天讀馬列著作可能是事倍功半。中華文化總的講，是關注社會人生的，國民最需要，卻幾十年總是欠帳，人為地造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弱勢，不可不知！

先生不客氣地指出：「中共從毛澤東奪權革命，要為孔夫子穿上馬克思外衣。」意思是，為中華文化「穿上馬克思外衣」。其實，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「打倒孔家店」，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「文化大革命」運動中的「批林批孔」，及至一九七〇年代末到一九八四年間的批判人道主義，都是對中華文化的不敬。直到鄧小平提出和平發

展，胡錦濤提出以人為本，和諧社會，才開始回望中華文化。此為先生所說，「為馬克思穿上孔夫子外衣」。不管穿什麼「外衣」，都很難說是一種純粹的文化或真正的文化。中西文化融合，是為我所用，並不是把本土的文化給革掉，我們必須慎終追遠！

我同意先生的主張，「國家的和平統一理應在『王道文化』之下開花結果！」在兩岸統一之後，中華民族仍有賴於中華文化和王道文化處好內治外交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。

在先生的宏文中，言「在過去如胡適、魯迅、陳獨秀、李大釗、毛澤東、殷海光等強調西化。」這話是對的，但若說毛澤東也「強調西化」，就恭維他了。毛公在延安時，就批評「言必稱希臘」，對西方文化持鄙視態度，鄙視通西學的知識份子。在「文化大革命」運動中，毛澤東向斯諾說出了「無法無天」的名言。這些都是為西方文明所不齒的。他不搞西化，那麼，他搞中化嗎？也未必，他發動的「批林批孔」這就是明證。當然，毛澤東也說過「從孔夫子到孫中山」需要總結的話，說過民

族的大眾的文化的話，不能忘記。

由於大陸在一九九九—一九七八年間，對中國傳統文化破壞很重，「文化大革命」實為「大革命」，改革開放幾十年雖強調精神文明，但未有找到中華文化這個最好的載體，更沒有把中華文化作為戰略發展目標，於是大陸在文化上呈現出弱勢。在這種背景下，李先生提出發揮台灣的文化優勢，是又一高見。台灣當局大約傳承了「王道文化」，吸取了西方的科學和民主，以及憲政體制。台灣的民主改革實驗，逐步地將走過「不適應期」，日趨成熟。但大陸中國已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呈現了「硬實力」之優勢。先生欲將台灣文化「軟實力」與大陸經濟的「硬實力」結合起來，以實現兩岸之優勢互補：一種全方位的大整合，如此必將寫成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這篇大文章。這是高屋建瓴的。

在文化上，如何發揮台灣優勢之於大陸，恐需有很多問題應該研究。如選擇建立一個文化交流機制；在中央與地方兩個層面上如何共謀協議，制定

規劃，舉辦講座，出版圖書，分步實施；在「王道文化」的內涵方面，如何給以科學而系統地表述，如何針對現狀對症下藥，等等。

在中國「王道文化」由來已久，內容博大精深。從堯舜之「禪讓」，老子的「不擾民」「民為貴，君為輕，社稷次之」，孔子的「仁愛」說，到孟子的「施仁政」，漢武帝的「獨尊儒術」，光武帝的「柔道治國」和「勤政愛民」，到孫中山的「天下為公」和「三民主義」，毛澤東的「為人民服務」，胡錦濤的「以人為本」，「和諧社會」等等，都屬於「王道文化」，一脈相承。

「王道文化」除了「行仁去霸」的理論外，還可包括制度文化，如對國體、政制的選擇，治國安邦之道。還有方針、政策的層面，如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」的方針，言論出版自由等。在政策和執政者的風格上，應提倡「寬容、寬鬆、寬厚」，創造自由寬鬆的文化環境。「王道文化」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、開放性和創造性。

「王道文化」是針對統治者或執政者而言的，

是對國家領導人的要求或訴求，同時也是對國家政權及其下屬各級官員的要求和訴求。因此，「王道文化」，該是一種政治文化，自然不排除道德文化。辛亥革命之後，王道文化借鑑西方政治文化，形成為一門政治學。

對全體國民來說，還是應以「中華文化」或「中國傳統文化」為念。中華傳統文化，主要有《易經》、《禮記》，老莊哲學、孔孟之道，以及中國化了的佛學文化。文化是一個動詞，它要化人的，文化既是人類的靈魂，也是一種生存狀態。蘇軾曾說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。「竹」是一種文化 and 品行。

「王道文化」是中華文化的一種重要部份或一個分支。先生提出「王道文化」概念，是你發掘中華文化精華並加以創新的一大成果，是對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貢獻。

「王道文化」是屬於國家層面的，或天下層面的，先生的論說卓見，讓我敬佩之至！以「王道文化」來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之實現，不僅適得其

時，而且正切其義！

《孟子》一書，多處提到「仁者無敵」，屬執政理念，更近王道。而孔子的「仁者愛人」，則重在修身。孟子發展了孔子的仁愛思想。林鵬先生在《平旦禮》一書中這樣解讀：「仁者無敵」不是打遍天下無敵手，不是以暴易暴、稱王稱霸。仁者無敵的真正意義，是仁者就根本沒有敵人，更不樹立「假想敵」。不僅如此，他還主動化解別人的敵意，化敵為友，能消除敵對勢力於無敵，故說「仁者無敵」。

歷代儒生認為，兵家少仁，法家少義，縱橫家少信。陳為人說：孟子以「仁者無敵」涉及到治國理念的一個核心問題。毛時代階級論學和「不斷革命」的理論，實質上就是不斷地設置對立面的思想。此與孟子的「仁者無敵」思想南轅北轍。中國古代先哲和民主思想反對暴政虐民，反對獨裁專制，強調民眾的作用，這與民權在民的現代思想有相通之處。但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思想，「王道」一詞畢竟還有一個「王」，王者必霸，很難行

仁，也為中國三千歷史所證明。這就是中國權力寶座與權力場固有的疾患和悲哀。只寄希望於統治者發善心，而人民沒有制約君王的權力，不像西方憲政那樣，億萬人手中都有神聖一票或選舉或罷免之。所以，關鍵還是推動民主憲政，僅僅叫喊「王道」雖有作用，仍遠遠不夠。但是，王道總比霸道要好上十倍。

我的耳畔，好像聽到先生的呼聲：「一個中國在望！」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！」「以中華文化之王道文化振興中華民族！」

我是向先生行過「拜師禮」的，學生所言若有錯誤或不當之處，祈請先生師長教誨、指正。我將竭盡努力，像先生那樣「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」！並活在中華文化之中！奮發而幸福！

敬頌

撰安！

後學 詹華如

2012.6.9

（作者係公職退休，現為作家）